

GANIZATION
CONFERENCE
1996
ORE

ORGANIZA
MUNDIAL DEL
COMER

纽约札记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9-13 DEC '96 —
SINGAPORE

龙永图 著



纽约札记

纽约札记

龙永图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权当序言

卢惠龙

一九六五年秋，结束了大学生活的龙永图，带着极其简朴的行装，告别他稔熟的贵阳山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站台上，父亲开始泛白的头发在凉风中飘动，母亲的眼眶里噙着亮亮的泪花，一种对故土、对亲人的依念在他原来满是欣喜的心中弥漫开来。

应届毕业生人头涌涌，永图以他强劲的英语优势，分配到北京，分配到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这实在为同窗们羡慕不已；于他本人来说，也绝对大喜过望。未来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种若隐若现的绚丽（北方毕竟还很陌生，生活中还会有一系列未知数）。而此时此刻，望着站台上的亲人，他蓦地意识到，他对故土和亲人的情缘，不会就此割断，或许还会与日俱增。

他出生于湘江之滨，在坐落于贵山之阳的山城度过了十七个春秋，他无法忘却城南的大杂院上空，鸽哨怎样悠然地掠过；全院共用的自来水龙头边，刷子沾着水发出一声声轻响；他带了弟弟和邻居的孩子向科学馆、向河滨公园疯跑，到那里去捉迷藏、打水仗；他还把他们分成对立的阵营，开展足球竞赛，常常为一个球几乎反目；每逢星期天，父亲带了他们兄弟，到第三浴室的大池浸泡，他竟忘情地做了个准蛙泳动作……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竟日潺湲，几多相宜。当他念到高中的时候，文学的殿堂向他开启了一条门缝，他竭力朝那里窥望，他以陈戟、文木鸟的笔名，在报刊上留下了他最初的文学年轮；在贵州大学绿树成荫的校园，他汇入了晨读的人群；一有闲暇，他就向一座座山峰攀登，每到山顶，大感心旷神怡。

而今，他要远去了。黯然而神伤者，惟别而已。对了，此刻，他脚下蹬的是父亲临行前送给他的一双穿了多年的黑色半统皮鞋。家境不算宽裕啊，兄妹六人，全依靠着父母。永图感悟到父亲对远行的儿子那般殷之情。

火车的汽笛尖锐而漫长地响起，跟着，车厢悚身一晃，车轮滑行了，永图就这样告别了山城。而这缕缕乡情，长长地伴随他急行慢行……

果然，春风得意马蹄疾，永图出息了。他以北京为起点，到英国留学2年，攻读国际经济关系。他又以我常驻联合国官员身份，在纽约住了7年；以联合国开发署副

代表身份，在朝鲜住了2年。奉调回国后，不舍昼夜地奔波于亚洲、美洲、大洋洲……

永图浪迹天涯，行色匆匆，可他仍像他的老乡沈从文一样，依然是个山里人，至今乡音未灭。

在《纽约高楼里的奢望》中，他开门见山地写到：“我喜欢鱼。山涧小溪摸鱼，河边柳下垂钓，这儿包含了我童年时代的全部欢乐。”而在纽约钢筋混凝土丛林中，永图几乎几年没有见到一条活鱼，他憋得发慌，到哈德逊河去碰碰运气，结果带给他的是沮丧和失望，那里因严重污染，鱼也中毒。这时候，“花溪、十里河滩、花圃、农田……放鸽桥下，清澈见底的水中，游动着一群一群的鱼——自由自在的活鲜鲜的鱼，”真让他怀念无比。他在大洋彼岸，提请“建设现代化的家乡人啊，请珍惜我们的真山真水！”

《人海茫茫》是永图写他在戴高乐国际机场转机，因为机场地勤人员怠工，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在机场等待。机场人海茫茫，“显得单调划一，一张张脸都是麻木、冷漠”，他就像“一个人留在荒凉的‘月球’上”一样。永图写道，在这种漫无依泊之时，“我想起了另一种人海，我的家乡喧闹的集市。那里，一张张脸都是那么生动，还有令人神往，操着乡音大声吆喝的叫卖声；折耳根和苦蒜的香味……我想起了我曾蹲在一个卖豆腐果的小摊前，一气吞下五个豆腐果。我那北方长大的女儿，虽然被辣得咧着嘴，流出了眼泪，还在贪婪地嚼着，像是在领略人生

能够尝到的最美的滋味……我还想起了何士光笔下的那个梨花屯乡场的人海，仿佛听到挺起了脊梁骨的冯么爸的声音，那像旱天雷一样突然爆发的笑声，那像春雨哗哗一样的喧闹的议论。那是个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千变万化的人海，充满了生命、力量……”

永图在华盛顿一个叫沃尔夫·特拉普的山中剧场观看中国艺术团表演时，他听说《红绸舞》中领舞的男演员是贵州人，就怎么也不愿离去。他写道：“我想一定得见见他，远在国外能碰见个老乡该有多亲切。我终于在后台找到了他，向他表示了祝贺，并说：‘看到你的表演真高兴，特别是在这山中的舞台上！’‘山中的舞台’一句话使我们的的心飞到了美丽的贵州高原，飞到那如花似锦的山山水水。我们一起聊了很久，还聊到有一天，我们也要在家乡的山里建一座更漂亮的山中舞台，和乡亲们，和远方的朋友们一起听听芦笙齐奏，苗岭山歌……”

可见，永图无论走到哪里，故土情缘总跟随着他，撩拨着他，不绝如缕……

对于家乡的人事风物，永图总是一往情深。而这份意趣，又不囿于家乡。他命运派定的这份故乡血性，化为了无限的恋母情结，即对祖国母亲的苦恋，对祖国振兴、强大的自觉责任。

在纽约的中国城，他结识了祖籍广东的黎伯。黎伯八十多岁的母亲，拥着素不相识的永图，老泪横流，嘴里喃喃道：“家里来人了，家里来人了。”此时，永图百

感交集，他写道：“我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每次回乡母亲哭时，我都没有掉过泪，可这一次我忍不住了，我的泪和老母亲的泪流在一起，在我黑色的中山服上湿了一大片。”请注意，永图已经下意识地称黎伯的母亲为“老母亲”了……

在《从国会议员到大学校长》这篇散文中，永图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曾在美国国会纵横捭阖二十多年的布德拉马斯，竞选失利以后，到纽约大学任校长；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息政后又到哥大国际关系学院重执教鞭；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纷纷聘请高等院校专家教授担任顾问……永图说：“实践证明，这种人才交流，无论对教育界，还是对财界、对政界都大有好处。应该承认，我们国内教育界同其他行业间的人才交流是极其有限的……将人才用于祖国的‘四化’建设，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这是永图浸透桑梓情怀的一轴生活长卷！

“故乡人和事，万千入梦来”。永图现已官至外经贸部副部长、首席谈判代表，成为国际讲坛、谈判桌上的风云人物。世界博大而纷扰，我们有理由相信，故土情缘将偕他而长在……



纽约札记

目 录

权当序言	卢惠龙 1
------	-------

纽约札记

纽约高楼里的奢望	1
“甲壳虫”歌王之死	6
城中之城	12
纽约的马拉松大赛	22
市长受罚	25
纽约监狱的人满之患	28
联合国一日	30
联合国大厦琐记	37

日本行

在“泛美”班机上	45
东京出租汽车	48
日本料理	50
东京铁塔	53
橱窗购货	56
神社一瞥	58

西方夜谈

卡特回乡	61
从“特迪熊”到电子玩具	64
美国出现的新文盲	67
倒掉的橘子,在腐烂	70
蒙特利尔纪行	73
“垃圾状元”	78
漫谈“小费”	80
美国的“节”	82
令人关切的美国老人问题	84
大使上大学	86
抓小偷的“机关”	88
西洋镜里看离婚	90

从国会议员到大学校长	92
飞机上的乘客——小狗	94
美国选举拾零	97
不景气的万圣节	100
专治“害羞症”	102
联合国外交小议	104
卡特卖椅子	106
华盛顿一日游	108
格林威治公园的老妇人及其他	112
重访伦敦散记	118

旅途中人

在美国攻下学位的时候	124
人海茫茫	128
故乡恋	134
喜看家乡变化多	139
山中舞台	145
中国女排在纽约	150
陈景润在美国	152

纽约高楼里的奢望

我喜欢鱼。山涧小溪摸鱼，河边柳下垂钓，这儿包含了我童年时代的全部欢乐。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那刚拉出水面的活蹦乱跳的鱼，心都跳得简直要蹦出来了。

说来恐怕没有人相信，到美国纽约来了几年，好久都没有看见一条鱼——一条活鲜鲜的鱼了。在这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里，人们生活在高楼的森林里，看不见日出月落，听不到鸟叫蝉鸣，当然也看不见鱼。有的只是超级市场冷气柜台里冻得发直的鱼，洗得干干净净，切得整整齐齐的“半磅鱼”、“一磅鱼”，有的只是餐桌上的炸鱼、蒸鱼、烧鱼，多半是肢体残缺没有头，大部分也没有尾。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一定要去看看鱼——那活鲜鲜的鱼，否则，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条冰箱里的冻

鱼，餐桌上的炸鱼。我心想，为了做到这一点，那怕破费一点也行。

这时，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住在曼哈顿派克大街豪华公寓里的纽约人，为什么宁肯花三百美元，坐一辆开发西部时的破旧篷车，沿着当年的路线，连续五天五夜，风餐露宿；我也明白了，坐惯了林肯牌高级轿车的美国游客，为什么愿意花上千美元，到阿尔卑斯山去，骑在驴背上，每天在海拔两三千公尺的崎岖山路上颠簸十个小时……

但是，我可舍不得花几百美元去坐篷车，花上千美元去骑毛驴，况且，我还没有这种雅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奢望：看一看鱼——活鲜鲜的鱼。

我爱人早已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建议道：“去哈德逊河看看吧，兴许能碰上几个钓鱼的。”我明知希望不大，也只好同意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从曼哈顿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中走出来了。哈德逊河慢慢从高楼间的缝隙里露了出来。一二百米的河面并不算窄，但是对岸新泽西州的楼群似乎又在压过来，要和河面上的万吨巨轮，纽约的高楼连成一片，把哈德逊河吞掉。

我沿着河边走了好久，都是些旧码头，还有几处仓库的废墟，有一处大概是失了火，烧得只剩下生锈的铁架了，活像一条被吃干净后只留下骨头的炸鱼。我想，不会有什么钓鱼的了，正准备往回走，突然看见远处有两

根鱼杆从水泥柱子间伸向河面。仔细一看，果真有两个人钓鱼的。是一老一少。七八岁的孩子，正蹲在地上，满头大汗。原来他的鱼钩挂到扔在岸边的一个破沙发废垫上了，正设法把钩拉出来。旁边的老头，六十开外，穿着尼龙短夹克，正盯着河面发呆。我像碰到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马上凑上去搭起腔来。

“鱼多吗？”

“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也许是哈德逊河的鱼也了解我的心思，我到了不久，老头鱼杆上的铃就响了。像所有的钓鱼迷一样，老头的眼睛一下亮了，手脚都忙乱起来，猛地一拉，一条鱼——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老头高兴地对我哈哈大笑：“感谢你带来了好运气！”我也跟着忙了一阵，好像比他还高兴。拉上来的是一条像蛇一样的鳗鱼，有些扫兴，但毕竟是一条鱼。老头把鱼捧在手上，掂一掂分量，看了半天，最后突然在鱼嘴上亲了亲，还不等我作出反应，已经“扑通”一下把鱼扔进了哈德逊河，眼里浮现一种难以名状的怅然若失的神情……

“为什么要把鱼扔回去？”我有些不解。

“鱼是有毒的，不能吃，你没有看见河水都成了什么样子吗？”老头有些生气了。

我这才注意到，黑色的河面上漂着垃圾、酒瓶、可口可乐的空罐，还不时混杂着一两条翻着白肚的鱼。刚才钓起的那条鱼大概也会很快加入这个行列吧，我想。

我和老头聊开了。原来他在一家大银行里做清洁工,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钓鱼。有钱的人自然会驾着车到纽约州的山里去钓鱼,或坐汽艇到大西洋海面上去。但这一切,对于他只是一种奢望。

带着沮丧和失望,我又回到自己高楼中的斗室。眼前总是闪现着老头眼中那种怅然若失的神情。我竭力想把这种不愉快的眼光赶走,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去开电视。对于困在纽约高楼里的人们,这是通向外界的唯一天窗。我又开始奢望了,希望能在电视里看见“海底捕鱼”之类的节目,可是打开一看,又是“机器人大战”。哎,人都成了机器,何况是鱼呢?

我彻底失望了。只好关了电视,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希望从回忆中找到一点安慰。人到靠回忆来得到安慰的时候,该是很可怜了。

不管怎样,回忆像一面奇妙的荧光屏,在我的大脑指挥下,开始播送很久以前的一个节目:

二十年前,贵阳花溪,刚考上贵州大学的新生,欣喜地拿着一页红纸,上面印着学校给他们的欢迎信。信中引用了陈毅同志游花溪的一首诗。

一首诗,占满了整个荧光屏:“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景色最天然,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

花溪、十里河滩、花圃、农田……放鸽桥下,清澈见底的水中,游动着一群一群的鱼——自由自在的、活鲜鲜的……